

古今海龙屯

叶辛——著

山地上花儿在开，
树在生长，
和它们一同生长的
就是一辈一辈人的故事，
这些故事
和围着火塘讲的传说，
就是人活着的另外一种食粮。



古今海龙屯

叶辛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今海龙屯 / 叶辛著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133-2491-5

I. ①古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23544号

古今海龙屯

叶辛 著

选题策划: 张福臣

责任编辑: 孙志鹏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冷暖儿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本: 91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9.125

字数: 183千字

版次: 2017年3月第一版 2017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2491-5

定价: 39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	现代	1
第二章	明代(一六〇〇年)	79
第三章	当代	157
尾 声		284

第一章 现代

1

所有的事情，黄山松都是全权委托姜川出面做的。和碧沙湾乡取得联系，请碧沙湾寨子上出工出力，姜川说他只是顺路弯到碧沙湾来，一趟就谈成了，举手之劳。

没有人晓得，捐建这座石桥是他黄山松出的钱。

对姜川，黄山松说得很坦率，捐建碧沙河上的这座桥，是怀念他插队落户在碧沙湾寨子上的女友齐雁雁，发大水时，雁雁涉水过河，被突发的山洪卷走了。这事儿当年传遍了碧沙河周围的村村寨寨，姜川是知道的。姜川说他是条汉子，事隔这么多年，齐雁雁的兄弟姐妹都把她忘了，黄山松还能记得她，说明他有情有义。就凭这一点，姜川也心甘情愿为黄山松跑腿。

黄山松知道，其实姜川是不理解他的这一举动的。论收入，黄山松还不如姜川，姜川在做生意，酒生意。黔北遵义这地方，除了因遵义会议有红色文化，还出酒，别说茅台酒了，黄酒、鸭溪窖酒，还有很多仁怀市里推出的茅字头的酒，台字头的酒，

多了去啦！姜川就是做这一层次的酒的，酱香型，沾了茅台的名气，他也赚了不少钱。而黄山松呢，在上海街道里的文化中心，当一个专职的书画教员，讲好听点是个文化人，平时的工作由文化中心主任安排，实际上就是个打杂的，但凡和街道上的文化沾点边的事儿，都让他干。布置个会场啊，写个横幅啊，组织美术展览啊，送春联到基层啊，乃至文化中心举办名人讲座，请居委会、街道里弄观众耳熟能详的沪剧明星、京剧票友、电影演员来和大家见面，都是他的事儿。这些年里上上下下重视文化，文化中心组织茶艺表演，同时展示茶文化，应离退休老年居民的要求，举办书法班、绘画班、古筝班、舞蹈班，外请老师，也都是他的事儿。

世纪之交，他毕竟年近五十了，工作中还能充分利用文化中心的资源，和方方面面的文化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

街道的文化中心，能开出的讲课费不高，超出标准必须报批，而他有时请到的名人，档次甚高，给人家一点点报酬，他都说不出口。但他能想出办法从其他渠道补偿人家，比如美术大家举办展览，书法高手举办从艺四十周年、五十周年展，在外租借场地费太高，他和主任、副主任讲，这些都是有点名望的大家呀，人家帮过我们的忙，不嫌我们基层讲课费低，我们在人家需要时，也给人家一点帮助啊！

主任、副主任都是明白人，文化中心的展厅，空着也就是空着，平时提供给人家跳个舞、开个会、上个课，能收几个钱？一口同意了黄山松的建议。美术展览举办了，书法大展搞

过了，社区报、区报，甚至市里的大报、电台、电视台都发了消息，网络上及时有了报道，街道社区也沾了光，各方面都满意。书法家、美术家满足了心愿，给文化中心留下一两件作品，挂在墙上，显示了文化中心的品位。有社区群众看到，惊讶地说：“呀，这么有名气的画家作品，拍卖价很高的呀！”

还有人说：“以后缺活动经费了，拿一件去拍卖，钱不就来了嘛！”

有一次举办拍卖知识讲座，拍卖行来的老师看到会议室、走廊里的书法、美术作品，也点头说：“其中有几件，可以参加拍卖的。”

黄山松没想到拍卖行这样的冷门行业，开办讲座时会来这么多的社区群众，会场里济济一堂，座无虚席。来得晚的听众，有的倚着墙，有的干脆席地而坐，听完讲座。

到了提问环节，争先恐后提出一个一个问题，让拍卖行来的老师都吃了一惊。直到黄山松说：“既然大家这么欢迎，我们还可以请老师再来。”讲座才得以结束。

事后，在黄山松建议下，文化中心举办了拍卖知识和鉴赏的系列讲座。

正是在你来我往的接触中，黄山松和拍卖行搞熟了，并应他们的邀请，去看了国拍举办的几场档次很高的拍卖会。

在那一场难忘的拍卖会上，一件拍品激起了黄山松内心的波澜。

黄山松之所以能在街道的文化中心当上书画教员，是因他自小喜欢写写画画，写得一手好字，画出的画也能被称为作品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才十三四岁的他抄出的大字报，不但同学说他的毛笔字写得好，连老师也说，不看内容，看这字也舒服。“上山下乡”刚刚来到碧沙湾寨子插队当知青时，公社里下通知，偏远的村寨上也要搞红海洋，知识青年们都接到了用红颜料写几条大幅标语、口号的任务，好多知青的字写得像“蟹爬”，不敢也不想露丑，情愿把写标语口号当出工赚的工分让给他，请他写，说他的字才能显示豪迈的气概。另外一个光荣艰巨的任务，也落到了他的头上。

晒谷坪大院坝迎面朝东的集体粮仓，有一堵偌大的山墙，石灰刷的墙，太阳光照上去，雪白雪白的。公社革委会的主任下到碧沙湾寨子上，看到了，眯缝着眼睛想了想说：“要在这堵墙上画个毛主席的巨幅画像，碧沙湾大队在这次的红海洋活动中，就能得全公社第一。”

领导的话就是指示啊，可碧沙湾大队哪有这样的人才呀？

党支部和大队革委会开了联席会议，扩大到每个生产队、每个村寨的正副队长参加，看乡间哪个寨子上有能展示绘画才华的人。有人提议说，这等事，找知青干，他们中肯定有这种能人。

还用说，这种事自然而然落到了黄山松头上。

知青们都为黄山松捏一把汗，黄山松的字写得好，远近闻名；他也能画几笔，大伙儿也晓得。可是这回要画的，是毛主

席的巨幅画像啊。这堵山墙那么高、那么宽，一幅头像，比一个真人还要画得大哩，他能行么？

生产队长交任务时，问他：“给你十个劳动日，一百个工分，能画出来吗？”

他笑着说：“我试试吧。”

“不是试咪，答应了就得画出来。”生产队长一脸严肃，“这可不是嬉玩意儿，这是政治任务，公社交到大队，大队开了多长时间会，定下来的。你给我一个准信，行还是不行？”

生产队长以为他要讨价还价，准备再多给他五天，谁知道黄山松点头说：“行啊，我答应下来。不过你们准备的颜料不够红，要买牌子好一点的。”

颜料专程从遵义给他去买回来了，毛主席身穿军装、头戴军帽的领袖像也给他拿来了，让他照着画成巨幅的像。

起笔画的那天，大院坝晒谷坪里站满了寨邻乡亲，大人娃娃，这可不是画大公鸡，画乡间常见的灶屋画，画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像，一点儿不能走样，一丝一毫不能出纰漏。生产队里专门为他抬来了两把梯子，还有架在梯子之间的站板。

黄山松不慌不忙，既不拿彩笔，也不拿颜料，耳朵根夹一支铅笔，手里拿一把从小学校借来的米尺，站上梯子间架起的搁板，先是上下左右比划，然后取下铅笔，在石灰刷的山墙上这儿点一下，那里划一下，做了几个只有他看清的记号。遂而让人把彩笔和红色的颜料递给他。

他不画草图，也不打米格，背对着众人，彩笔在手里点点

蘸蘸，那红色的颜料，就直接画到山墙上了。

人们敛声屏息地看着他不动声色地画着，小声地交头接耳，猜测着他从哪儿画起，只有和黄山松同校同班的知青笑着道：“他行，在上海学校里，他画得多了！好多学校和单位请过他。”

人们虽然不再担心了，但还是站在他身后，看着他画。这可是画人人都认识的毛主席啊！

太阳偏西，还没落到坡上，黄山松就宣告收工了。围观的男女老幼寨邻乡亲们也都放心了，雪白的山墙上，毛主席那带着笑容的脸貌，已经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。

哦，原来黄山松是从脸部的轮廓线开始画起的，一天工夫，他已经把毛主席逼真地画上了山墙。第二天，只要在轮廓线的基础上，浓墨重彩地涂抹上色，最多三天，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，就能圆满地完工了。

“小黄，你轻轻巧巧地就白赚了十天的工分哪！”老乡说话实在，当面既羡慕又佩服地对他说，脸上挂着赞许的笑容。

“胡打乱说，”满意得脸笑成一朵花的生产队长呵斥道，“你能画吗？你要画得出来，我给你一百个劳动日，一千个工分。”

吓得那老乡涨红了脸，连连摆手，往人堆里退着道：

“我画不出来，画不出来。”

黄山松的才华，就是这么在碧沙湾传开的。

只是，这一辈子，黄山松的才华仅停留在碧沙湾老乡认可的水平上，普通老百姓认可的水平上。一般人看到他的字，见

到他的画，都说这个写得好，那个画得像，但直到今天，他既不是书协的会员，也不是美协会员，他只是一个书画教员。在课堂上讲书画的基础和技巧，他可以讲得像大家那么好，有时候甚至超过大家。大家来给社区里的群众讲课，有些群众反映听不懂，还有些群众干脆破口就骂：什么大家，摆臭架子，东拉西扯，云里雾里，把我们当啥也不懂的小孩子。相反，黄山松讲完课，人家会围着他不断发问：黄老师，你看看我这幅画还有哪些不足？你画的人物活脱脱是真人，我怎么画来画去也不像？

黄山松就会耐心地讲解，直到那人口服心服地离去。

黄山松有他的“粉丝”，故而他也活得颇自在，得过且过地混着他在人世之间的这一份日子。

他是街道文化中心的书画教员，这一二十年来重视文化，强调文化，文体中心的硬件设施又建得美轮美奂，深受社区老百姓欢迎。黄山松在这里既给群众开课，又负责外请专家、学者、名师、大家们来授课，和方方面面、各行各业的明星、大师、教授、作家们混了个脸熟。尤其是那些书画大家，应他的邀请来给社区里的群众授了课，受到了热烈欢迎和追捧，有的还到文化中心来搞过展览，在联系场地、具体布展、收展的过程中，和他交上了朋友。他还不吝惜笔墨，给这些大家们写下一篇又一篇观展文章，称他们的展览如何受到社区群众的欢迎和喜爱，盛赞他们在老百姓中间的影响，书画大家受了感动，有主动送他书画作品的，有邀请他上门的，还有请他去参加其他地方的

书画展的。故而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大大小小的书画、摄影、紫砂壶、拍卖会的观展人潮中。和各方面的文人雅士接触多了，见到的各种各样艺术的真迹多了，他讲课的内容愈加丰富多彩，听课的群众纷纷反映，黄老师的课愈讲愈好，愈讲愈出彩，我们很受益。文化中心的邱主任、副主任都是比他年轻得多的干部，有的懂一点文化，有的对文化并不是那么感兴趣，只不过在这个岗位上过渡或是混，也就“黄老师、黄老师”地叫着，十分尊重他。见他有一回冒着大雨坐公交车赶回来给学员们讲课，淋得像落汤鸡，中心邱主任还关心地对他说：

“黄老师，你去观展也是充电，不要总是坐地铁、挤公交，碰到今天这种天气情况，你可以‘打的’的，我们文化中心这点钱还是会给你报的。”

黄山松感动得一迭连声答应着谢谢、谢谢，但他出门仍然坚持坐地铁、坐公交，从来不拦出租车。邱主任为此专门表扬了他。

其他街、镇的文化中心主任们羡慕地说：“到哪儿去找这样的老同志啊，又有才能，又谦虚，不给领导揽事儿。”

故而文化中心评先进，黄山松总有份儿。但黄山松经常还推辞，把先进让给其他人。他说：“哪有这样的事儿，先进得轮流当当，这样才像话。”

别以为黄山松高尚，他有自己的小九九，他说：“我就喜欢书画艺术，这样的话，我出门去观展，就没人说闲话。”

他就是这样被邀请去观看国拍举行的书画、瓷器艺术品专

场拍卖会的。

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场拍卖会，让他睡不着了，内心震颤得总有种亢奋状态。

拍品有书法作品、绘画作品，还有古今瓷器。现代瓷器都是大师作品，不是省大师，就是全国级别的大师，造型各异，色彩纷呈。古代瓷器就名贵了，有越瓷、钧窑、汝窑、景德镇产，竟然还有韩国瓷。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古代官窑烧制的青花瓷。那真叫“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”。

让黄山松大大开了眼界。

黄山松是盯着书画作品去的，拍卖瓷器时，他只是抱着“开开眼、长长见识”的心态，看个热闹罢了。

上海人说的，所谓“看看白相相”。

先是那件青花瓷报出的年代让他竖起了耳朵，仰起脸来睁大了眼。

明万历年间的。

继而是一路报出的价位，让他惊愕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起拍价是一百五十万元，在黄山松的眼里不过是个普通的青花瓷，以五十万元的价格一轮一轮往上报。

只在前几轮中竞拍的人们按规矩五十万、五十万地出价。拍到四百万时，有人就忍不住了，直接喊出了五百万的价。

遂而角落里的一张标牌举了一下，喊出的声音不高，全场

却都听见了：八百万。

拍卖师的声调顿时提高了，笑吟吟地道：“有人报出了八百万，万历年间的明代官窑青花瓷，距今四百多年了。还有吗，还有吗？”

到这个时候，黄山松的心已在怦怦地跳了，普普通通的一只青花瓷器，顷刻功夫从起拍价飙升到了天价。不就是一只青花水梅瓶嘛，黄山松记得，前一回来看拍卖，民国年间的一只青花水梅瓷瓶，品相也不差的，从八百元起拍，只拍到了十几万。这一次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了，价位只在八百万上停顿了片刻，场上就报出了一千万的价。

这之后，让黄山松更加看不懂的事儿发生了，价格都是五百万、一千万地往上报，直到一锤定音的那个时刻，明朝万历年间的青花水梅瓷瓶，以一亿八千万元的价格成交。

人们纷纷转过脸去，向那位报出全场最高价的女士张望。记者们纷纷向她拥去，但是这衣着朴实的中年女子只是拨开众人的竞相争睹，说了一声：

“我只是奉命举牌。请各位原谅，对你们的所有问题，我只能说：无可奉告。”

说完便随着拍卖行引路小姐走进内室。

黄山松瞠目结舌地坐在邀请他来观看拍卖的前排座位上，脸涨得通红，泥塑木雕般呆坐着。

他不懂瓷器，民国红楼梦人物瓶一对拍出四十万元，他觉得那瓶好看，值这个价。光绪粉彩赏瓶，他觉得这瓶一般，也

拍出了十几万元，他认为有钱人买一只来玩玩，无可厚非。可、可这一次，就在他的眼前，一只明朝万历年间的青花瓷，竟能拍到一亿八千万元，把他给彻底地震撼了。

震撼的原因只有一个，他曾经有过一只明朝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器，不单单是出自官窑，而且是出自万历皇帝。凭他的眼力，一眼就看得出来，他的那只万历年间的明代官窑青花釉里红的瓷器，比眼前这一只同样是万历年间的官窑青花水梅瓷瓶，品相不知好到哪儿去了。

他是不懂瓷器，可是好是坏，质地、花纹、瓷的质量，那是一眼看得出来的。

只可惜，当年他并没把这只青花瓷看得有多贵重，他只觉得那是个纪念品，是有那么点意义。他把它埋在碧沙湾乡下了，而且是在危急之中交给他的恋人杨心一去埋藏的。

现如今，青春时期的恋人杨心一在哪里？他一无所知。她必定是出嫁了，嫁给了什么人，嫁到了何方，他一概不知。他离开了碧沙湾，把知青岁月里那段恋情也一并留在了那里。他不想去回忆那段往事，那是苦涩而又辛酸的往事。是他说也无法对人说，想也不敢细想的往事。

现在，因为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只青花瓷瓶，因为一亿八千万的天价，逼得他非要去想这件事，逼得他非要去寻找它的下落。

一亿八千万啊，如果有了这么一笔巨款，他什么事情不能